

我
看
见
的
你
是
我
自
己

WO KANJIAN DENI

SHI WOZIJ

迈克

Seeing You, Seeing Me

中华女子学院



0405271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I229.6
9

我
看
见
的
你
是
我
自
己

迈克

Seeing You, Seeing Me



中华女子学院



0405271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迈克作品】繁体字版原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有限公司出版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本简体字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著作权登记图字：20-2010-24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见见的你是我自己 / 迈克著 .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

ISBN 978-7-5495-0711-5

I . ①我… II . ①迈… III . ①随笔 - 作品集 - 新加坡 -

当代 ②散文集 - 新加坡 - 当代 IV . ① I339.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57327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 版 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北京市丰台区西四环南路45号 邮政编码：100071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8 字数：90千字 图片：42 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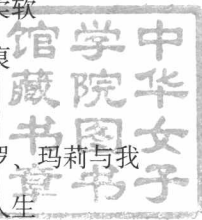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0 001~15 000 定价：34.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 1 伦敦的街道
4 彩虹旗的另一头
7 再见奥尔登伯格
10 青春猎物
12 穿越英法海峡的烦恼
15 流云
18 都怪我的青春
21 十六支蜡烛
24 方第杜先生的秘密
27 因悲伤而柔软
30 留痕与无痕
33 得成正果
35 彼得、保罗、玛莉与我
38 粉红色的人生
41 心照
44 二十世纪写真：非人故事
47 专业影迷浮沉录



50	梦的宫殿
67	我看见的你是我自己
72	去去去
75	重访原始芭蕾
78	百分百肯宁汉
81	云门在巴黎
84	旧名字、旧记忆
87	艳舞场的记忆及其他
90	有暗香盈袖
93	他们来自东方
96	它们也来自东方
100	万宝路的世界
111	大苹果的滋味
114	南瓜迷的告白
117	隔夜叉烧包
120	遇上100%天鹅绒
133	鱼缸一日游
136	原来她是真的
139	纯粹巴西露华
142	热辣辣西班牙
145	过尽千帆
148	假如石头会说话
150	能买不能卖
153	入乡随俗

156	在野地走一回
159	穿短裙的男人
162	七月爆竹
165	过年
169	点点滴滴
174	彩虹那一头某处
177	依然是彩虹
180	水火之间
199	你的歌
202	一个叫罗马的季节
205	玛嘉烈特，就是这么多
208	又三年
211	主题曲
214	偷梁换柱
216	十万里拉
219	老千飘流记
222	名叫乔治的女人
225	毛物梵高
228	花也怜依
231	卡夫卡以外
234	三个神秘女郎
237	你只活两次
240	五十年代，你好！

伦敦的街道

对着一张坦荡荡的稿纸，四百个空格子填什么进去都可以，就算有点茫无头绪，到底是高兴的。就像一大早抵达一个还未睡醒的城市，静悄悄的大街小巷没有人没有猫没有狗，天淡淡泛白，新的二十四小时充满各式各样的可能。或者到头来不过是平凡的一日——平凡也就见得好。

而泛白的天终于没有真正亮，以慵懒的姿态斜斜倾入灰色，不声不响下起雨来。雨和雾，伦敦两种水洗不清的天气典型，尝过才知道切实如面包和牛油：没有夸张，餐餐在桌上占一个显目的位置。问人，得到的答案总有歉意托底：“昨天还好好的，阳光普照，七十二度。”顾着默默将华氏兑换摄氏，腾不出时间追究自己的倒霉和时辰八字挂钩，还是与星座有关。

这种雨彻彻底底只有“阴湿”可以形容。据说世世代代

连绵不绝，无可避免地渗入了民族性格之中——看，歧视和偏见得来全不费工夫。但是在这里我是个行色匆匆的过客，“谢谢”与“不必客气”之外不需要懂得第三句英文。阴湿沾在身上的不舒服已经够了，谢谢，不必客气。

雨势渐渐大起来，不得不避一避。百无聊赖倒想起一首歌。唱歌的女子好像叫 Mary Hopkin，乡里乡气的，没料到也盘踞在记忆的一个角落，伺机迈出来示威：“那么你怎能告诉我你寂寞，还有对你太阳并不会亮。让我牵着你的手，带你走过伦敦的街道，让我给你看一些东西，令你改变你的主意。”仁心仁术几时都不值钱，苦口婆心听进耳里只可能是噜苏——不过因为隔得久远，太无所谓了，也就啼笑皆非任由它在心底播两次。

十多岁的时候曾经希望去伦敦念书——“念书”是堂皇的招牌，实则梦想跳进杂志里的世界游荡，穿着当时得令的孔雀时装，搭双层巴士看冷门电影。写信去学校报名，一间叫圣马丁美术学院，一间叫俏西美术学院，结果吃了两记闷棍。幸好青春的字典没有气馁这两个字，耸耸肩转向美国进攻。

后来第一次来伦敦，倒专诚到圣马丁和俏西看过——承不承认都好，疙瘩留在心上。后者的学生宿舍夏季空置，出租给旅客住，我一知道马上搬了进去。平平无奇的小房间，简简单单的家俬，拍照片寄回家去一定被目为“苦学生”的，

长辈永远不明白这种一穷二白的乐趣。饭堂没歇夏，也居然有人光顾，排队买了热奶茶和烘面包，满足不可言喻。那个早晨我清楚记得亮着阳光……重要的是清楚记得，所以一切都是真的。

九七年五月

彩虹旗的另一头

有一首英国旧歌，唯恐天下不乱的声音兴高采烈唱道：“别人的草总是比较绿，太阳在另一边总是亮得比较明丽。”在伦敦的同志消费场所穿穿插插，假如流行榜这段音符出其不意还魂，肯定只可能是讽刺。

摇头苦笑。加倍啼笑皆非，因为在老好的启蒙时期，伦敦是天涯海角小心灵憧憬的白花花锦重重：蝴蝶一样的男生，在雨里在雾里探出经由沙孙先生修剪过的头，无限放大令人侧目的孤僻和骄傲；乐坛宠儿左摇右摆选择床上伴侣，性别不在考虑范围之内；裤脚不厌其阔，裙子不厌其短，“中性”于服装店日行一善普度众生……这个曾经在媒介里领尽风骚的都会，终于得见只使人惊讶它的破和旧和烂。迟到十年八年，潮流早就蝉过别枝，火红的同志革命燃烧在纽约在三藩市，大不列颠不过是场误会，点错相乌龙的无辜牺牲者。

艾滋时代略过不提——乐观的弄潮儿就算没有郑重其

事宣诸于口，一般都默认九十年代末已经进入后艾滋阶段，养命的鸡尾酒丸俨如仙丹，所谓世纪绝症不再高踞见光死龙虎榜。但愿人长久，千里能否共婵娟并不重要。青山既然留得在，柴自然噼噼啪啪烧起来。八十年代枉担罪魁祸首虚名的全男班三温暖伺机复苏，先是闪闪缩缩以会所形式试探水的温度，逐渐艳帜高张堂皇上位，成为萍水相逢界速达目标的社交场所。

不知道是否特别照顾欧陆游客，宣传做得最红火的一间，距离滑铁卢火车站只有一箭之遥——当然这支箭要懂得转弯抹角入穷巷，缺乏高人指点或详细区域地图帮助简直咫尺天涯。位于火车桥底，随时起轰轰烈烈的骚动，震得人不敢忘记自己置身于大时代，列车错过了一班不成问题，下一班不出三五分钟又会在头上辗过。你要求气氛，这就是千金难买的气氛。

规模最大的一间位于伦敦东北部，连名字都纳用古罗马遗物壮胆，唯我独尊可能未必，帝王气派却明显是心愿。正厅有个似模似样的泳池，但是没有人表演出水芙蓉——恐怕来宾比较热衷发挥出水能跳的专长，青蛙一般找寻肯吻自己的人，务求可以变成王子。英国绅士的冷漠举世闻名，眼睛不但长在额头，而且额角生得特高，就像拉面皮走火入魔，五官完全失去控制移动位置。人皮面具戴得太久，根本不能脱下，宽衣解带后一张脸如常挂着，越发阴森。奇迹发生在

幽黯的蒸气浴室里：三秒钟前还在外面免费派送白眼，这时忽然良心发现前嫌冰释，中门大开任君入瓮，神奇魔术棒乱挥乱点，美女依然芳踪杳然，但野兽不再关在铁笼里。都说欢场无真爱，然而如此不修边幅的虚假也真出人意表。

我最吃惊的是室内灯光设计之恶劣，丝毫不为顾客着想，任何肤色在它无情照射下都逊色起码三分：白是惨白，黄是瘀黄，棕是发霉的巧克力。供灵魂休憩肉体活动的小房间名副其实是黑房，墙壁地板天花板一概漆成乌黑，通风设备欠奉，关上门就如吸毒——吸入漆毒，“眼前一黑”全套兑现。整个经验不外训练你如何忍辱偷生——见微知著，不幸也就是同志血泪史的缩影。

彩虹旗在青天白日下飘扬，不过是迪士尼式的幻想罢？在王尔德的祖家，革命似乎尚未开始，同志也不见得愿意努力。得过且过嬉戏，见一步行一步……因为明显由别人实践，最多当是警钟。其实，其实原来是面镜子……

九八年五月

再见奥尔登伯格

流行文化实在有太多的“再见亦是□□”，几乎成了百试百灵的重逢方程式，只要有办法像马戏班的软骨美人一样缩进那两个小方格里，谁都可以战胜时间，一成不变头发不白皮肤不皱，稳坐云端置身于滚滚沙尘以外。

继续做梦罢！

做梦，那似乎是六十年代响彻云霄的口号“造爱，不要作战”的回音，到底没有成为事实。在伦敦街头海报看到奥尔登伯格（Claes Oldenburg）的名字，梦游一般摸到黑乌德画廊（Hayward Gallery）去了，然而一切都不对，不但再见已经不是□□，而且连□□应该填什么进去都不肯定。海报上印着一只吃剩的苹果，丰美的肉完全被时间这头来者不拒的怪兽噬光了——真像自嘲，展览老老实实给人的感觉不幸就是这样。

奥尔登伯格，正如安迪·沃霍尔、占·坦恩、佐治·西格和莱·利殊登斯坦，都是美国六十年代艺术潮流的领导人。普普艺术，大闹天宫的普普艺术，翻转地球的普普艺术，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普普艺术。在我们认识的文明发展史上，废物从来没有这么大规模这么堂皇地被利用过，既是题材亦是用料——普普艺术家带着一种在垃圾岗中永生的英勇，花的孩子回归大自然，他们负责清理建制遗弃的乱七八糟，难怪一拍即合，成为时代英雄。

他们各有各的路线和风格：沃霍尔专攻知名人士肖像和罐头汤，坦恩维修破碎的心，西格凝固无名氏的身躯，而奥尔登伯格，当时拿手的是把应该放入胃里消化的食物无限放大为软雕塑。汉堡包、焗马铃薯、雪条、茶包。另外他也热衷搞行动艺术，以即兴表演方式与环境打交道。最传为美谈的，是把工作室装置成《小店》(The Store)，堆满各式各样自制物品，欢迎各界选购——艺术本来就是商品。至于应《环境雕塑》邀请而奉献的杰作，则使他登上花边新闻栏：在纽约中央公园挖了一个洞……没有了！

然后他的作品愈做愈大，占的空间愈来愈多：横卧河流的巨型汤匙变成一座桥，由字母构成的瓶子等大人国的子民阅读，叉上的意粉肉丸诱惑金刚从摩天楼爬下来。然后普普艺术无可避免成为历史名词。然后安迪·沃霍尔被郑重搬上银幕，饰演者大卫·鲍依。最后的笑代表最后胜利，问题是

谁也不知道几时才是“最后”。

黑乌德画廊这奥尔登伯格回顾展当然不是一个总结，然而作为艺术家纵横大半生的精选，面上的确挂着笑容——要是苹果心的比喻成立的话，是个苦笑。人家说闻名不如见面，寒暄成分不可能没有，可是倒转来见面不如闻名，则是完全不客气了。名作堆在一起，竟像货仓的陈年旧货摊在地上晒太阳，积尘的积尘，褪色的褪色，很难想象它们当年的风光。软雕塑无神无气的形态只使人想起“瘫痪”，一只只像泄气的吹气玩具，老早过了使用日期。巨型雕塑的模型排排站，既看不出它们与环境的交往，亦显不出它们自身的魅力，远远不如看照片有趣。一个展览如果参观者居然发出“还不如翻特刊”的喟叹，实在距离说“晚安”很近了。

你觉得我残忍？不不，残忍的是时间，和时间太慷慨赠送的误会。

九六年八月

青春猎物

他们的面孔和他们的躯体聚集在同一片墙上，不期然令人想起“世纪末派对”：华·波特，李安纳度·狄卡比奥，天娜·端纳，西恩·潘，玛莉安·菲芙，麦当娜，麦·狄伦，珍娜·罗兰丝，安东尼奥尼，阿伦·金斯堡，罗拔·狄尼路，法兰斯·福特·哥普拉……

他们都是快门的猎物，猎人名叫布鲁斯·韦伯（Bruce Weber）。热闹的群英会是个人回顾展“烙印青春”（*Branded Youth*）一部分，地点伦敦国家肖像画廊。

除非最近十年你住在完全没有消闲杂志可翻的荒岛，否则不可能逃过韦伯的骚扰、感染、诱惑和熏陶。他为名牌内衣裤操刀的广告是新时代性感的定义，他替《访问》拍的封面是“红”的身份象征。但凡在他镜头下出现的都成为潮流宠儿，不管之前做过什么，不管之后往哪里去，卡在菲林上

的刹那变作娇贵的永恒。

原先我想，烙印在我不那么有保存价值的青春也随处可见，恐怕没有必要劳师动众跑到画廊重温别人的旧梦。可是站在这幅挂满黑白灰的墙前，却有意想不到的感动。喜不喜欢都好，日子确被他以某种诚实记录了下来，凝固的光和影既是时代的写真，也填着清白旁观者的点点历史，褪色的爱和不再有渲染意义的恨。

展览引了费兹杰罗一句话：“我不想重复我的童真，我只想享受再次失落它的乐趣。”单单因为掉书包掉得天衣无缝，也应该赞韦伯聪明的。

九八年一月